

“莫言，请！”

诺贝尔奖颁奖庆典见闻记



曹元勇 / 文与摄影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

每年一度诺贝尔奖，毫无疑问是全球文化领域最有影响的盛事之一。能够身临其境，以嘉宾身份亲自见证它的整个颁奖周活动，对一个从事文化的人来说，绝对是三生有幸的事情。我作为给去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编辑出版过十多年书的编辑，特别荣幸地受到瑞典学院的邀请，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从12月6日至12日的一系列诺贝尔奖庆典活动，其中最激动、最难忘的就是10日的颁奖庆典，那也是诺贝尔奖活动周最高潮的一天。

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是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办的。颁奖结束后，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和他们的夫人以及大部分受邀嘉宾又转移到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的蓝厅，去参加盛大的诺贝尔奖晚宴。

■披着黑色斗篷的礼仪员都是大学生

当地时间下午三点钟，参加诺贝尔奖活动的全体嘉宾就在入住的格兰德宾馆的大厅集中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男宾客都穿上了庄重的礼服——白领衬衣、白色领结和燕尾服，一个个显得精神焕发；女宾客们则不顾室外的空气寒冷，都穿上了靓丽得体而绝不招摇的晚礼服，显得迷人而又高贵。我因为参加颁奖典礼的座位在音乐厅三层右边的包厢，而且不参加颁奖典礼之后的晚宴，所以不用穿燕尾服，只需一般正装出席即可。

不久，接送的大巴停在了宾馆外面，宾客们井然有序地列着长队，咯吱咯吱地踏着积雪，依次走向大巴。有位身材修长的宾客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几乎比他矮了一半、娇小玲珑的母亲，走在前面的人们见状，纷纷为他们让开空间，请他们优先登上大巴。在车上，我坐到一位来自日本的男士旁边，他是本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日本得主的嘉宾。当他得知我是以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宾客的身份来参加这一周的活动时，便热情地跟我聊了起来。不知不觉中，大巴已开到音乐厅广场的旁边。从车上下来，空中又开始飘雪花了。音乐厅前面的广场上不时停下一辆豪华轿车，头戴白顶黑帽、身披黑色斗篷的礼仪员会迅疾上前，殷勤地拉开车门；然后，从车里款款出来的是一对对尊贵的嘉宾，男士都是正装礼服，女士则一般都在礼服外面披裹着厚厚的外套，下面露着纤巧的小腿。据我后来了解，那些戴着白顶黑帽的礼仪员都是大学生，他们或是学生会干部，或是成绩优秀的学生。在音乐厅外面，他们会披着黑色斗篷，负责为重要嘉宾开车门之类的迎接工作；在室内，他们无论男生女生，会斜披一条由瑞典国旗颜色组合而成的绶带，负责为来宾指路等礼仪工作。

■华人夫妇买票带儿子见证盛会

在音乐厅门口验过入场券，领到颁奖典礼流程等资料，走进中央大堂，只见里面已有很多人。穿过人群时，我看见万之先生和夫人陈安娜女士——莫言作品的瑞典文译者——正在大堂一侧与杜特莱先生、尚德兰女士交谈。为了抓紧时间，我没去打搅他们，而是赶忙到寄存处存好外套，然后顺着楼梯来到音乐厅的三层，找到我的座位。

这份颁奖辞的内容出乎意料的锐利和深刻。显然，瑞典学院的那些院士们对莫言的作品有着非常深刻的领悟；他们之所以把这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绝非心血来潮随意而为，而是以对莫言作品的深刻理解为前提的。

从三层的厢座正好可以俯瞰颁奖典礼的颁奖台。布置庄重的颁奖台以象征希望和理想的蓝色为主，地毯是海洋蓝的，为瑞典学院院士和其他重要嘉宾准备的几排座椅也是海洋蓝的。在颁奖台的正中间，有一个白色圆圈，里面是诺贝尔名字第一个字母的大写“N”。颁奖台的右侧摆着两排六把描金靠背椅，那是为国王一家准备的；与之相对的另一侧，则是一排深红色的靠背椅，一共九把，是为本届五项诺贝尔奖的九位得主准备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半身雕像矗立在颁奖台正中靠后的位置；乐队设在颁奖台后面二层的包厢里。宾客们正在陆陆续续地进场。一对旅居斯德哥尔摩的华人夫妇带着他们的儿子进来了；他们的座位与我相邻，做爸爸的兴奋地对我说，今天是他儿子的生日，因此特意买了票，带儿子来见证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的盛会。

■他们对莫言作品有非常深刻的领悟

16点30分，随着乐队奏响瑞典皇家赞歌——《国王之歌》，全场起立，国王携王后、公主等王



诺奖得主们在礼仪员引导下登上主席台。

室一家六口入场。接着，在莫扎特作品249号《D大调进行曲》的伴奏下，头戴白顶黑帽、身着白长裙的礼仪员引领着九位身着燕尾服的获奖者从颁奖台左侧的边门入场。莫言排在第七位，他的前面是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三个奖项的六位获奖者，后面是经济学的两位获奖者；除了莫言一个人独享文学奖外，另外四个奖项的得主都有两位。在九位获奖者落座之后，诺贝尔基金会的董事会主席马库斯·斯托奇进行开场演讲，回顾了诺贝尔奖的百年历程和诺贝尔奖为人类进步做出的贡献。随后，乐队演奏了一段柴可夫斯基《欧根·奥涅金》中的一段优美的波洛涅兹舞曲，拉开五个奖项的颁奖过程。

在颁奖典礼资料中，有一份是颁奖典礼所有演说辞的英文译稿。我翻到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将要宣读的给莫言的颁奖辞，粗略浏览：“莫言是一个诗人，他撕碎程式化的宣传

海报，让个人从无名的大众群体中凸现出来。通过讥笑和嘲讽，他抨击历史及其弄虚作假，同时鞭笞社会的幸和不幸的虚伪……莫言的想象飞越于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之上……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相、没有常识，甚至没有同情的世界，一个人粗鲁、无助而又荒谬的世界……他的写作比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之后的大多数作家都更趣味横生，也更恐怖丑恶，在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的我们这个时代更是如此。他端上来让人享用的是苦涩的调味品和佐料……”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份颁奖辞的内容出乎意料的锐利和深刻。显然，瑞典学院的那些院士们对莫言的作品有着非常深刻的领悟；他们之所以把这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绝非心血来潮随意而为，而是以对莫言作品的深刻理解为前提的。

海报，让个人从无名的大众群体中凸现出来。通过讥笑和嘲讽，他抨击历史及其弄虚作假，同时鞭笞社会的幸和不幸的虚伪……莫言的想象飞越于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之上……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相、没有常识，甚至没有同情的世界，一个人粗鲁、无助而又荒谬的世界……他的写作比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之后的大多数作家都更趣味横生，也更恐怖丑恶，在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的我们这个时代更是如此。他端上来让人享用的是苦涩的调味品和佐料……”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份颁奖辞的内容出乎意料的锐利和深刻。显然，瑞典学院的那些院士们对莫言的作品有着非常深刻的领悟；他们之所以把这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绝非心血来潮随意而为，而是以对莫言作品的深刻理解为前提的。

■国王五次起立颁奖

影响最大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当天晚上颁发的第四个奖项；排在前面的三个奖项依次是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终于，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诺贝尔文学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站到演讲台前，用他中气十足、铿锵有力的语音开始宣读给

莫言的颁奖辞。这份颁奖辞的词汇之严谨、描述之富有想象、思路观点之敏锐深邃，无处不体现出瑞典学院院士们令人感佩的学养和洞察力。宣读完颁奖辞的最后一句“我请您从国王陛下手中领取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瓦斯特伯格又特意用中文补充了一句：“莫言，请！”于是，全场起立。中国本土作家从尊敬的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文学奖奖章和证书的时刻，终于就要成为事实了。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当天晚上第四次离开座位，走到颁奖台中央；莫言也同时起身离开他的座位，来到颁奖台中央，站在瑞典国王面前，伸出双手，从国王手中接过获奖证书和金质奖章。接着，国王与莫言握手，以示祝贺。随后，莫言后退一步，先是向国王鞠躬，然后向贵宾席上的贵宾们鞠躬。当他转过身来，面向全场观众鞠躬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等到掌声平息后，乐队演奏起丹麦作曲家卡尔·尼尔森创作的《阿拉丁组曲》中的《中国舞曲》，把人们带入西方人想象中的具有迷幻色彩的东方世界，也为刚刚过去的莫言颁奖过程涂抹上了一层如梦似幻的奇妙色彩。

最后一位从瑞典国王手中领奖的是来自美国加州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伊德·沙普利先生。这位90岁的经济学家步履颤抖，当他领奖转身时，连方向都有点糊涂了。全场用热烈持久的掌声向他表达了尊敬和祝贺。随着经济学奖颁发完毕，乐队奏响了瑞典国歌，国王一家率先退场，所有宾客对他们行注目礼。在整个颁奖典礼过程中，瑞典尊贵的国王陛下五次起立给获奖者颁奖，这不能不让人为这些王公贵族身上所具有的对文学艺术、科学发现的尊重精神而感慨，并对他们心生敬意。而且，颁奖典礼自始至终庄重、严谨又不乏尊贵，与诺贝尔奖在全球的巨大影响是完全相匹配的。

颁奖典礼结束时，乐队奏起瑞典作曲家雨果·阿尔芬的芭蕾舞组曲《浪子》中的《示巴女王盛宴进行曲》，包括获奖者及瑞典王室成员在内的众多嘉宾将转移到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的蓝厅，去参加盛大的“诺贝尔晚宴”。

■讲稿忘在旅馆莫言即兴发言

斯德哥尔摩城市上空飘舞着大雪，仿佛在为当晚的盛典和盛宴助兴。我冒着翩翩飞舞的大雪，赶回宾馆，观看了所有上千人参加的“诺贝尔晚宴”电视直播。那种所有宾客都盛装出席的宏大宴会场面，简直让人仿佛一下子穿越到了16、17世纪欧洲某个国王正在城堡里举办的庆功宴会。在宾客们全都入场落座后，朝气蓬勃的主持人——一位戴着白顶黑帽的女大学生宣布晚宴开始。轮到莫言登台致

答谢辞时，他出人意料地成了当晚没拿讲稿而致答谢辞的获奖者。他说：“我的讲稿忘在旅馆了，但我要说的话都记在脑子里。”这绝对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一个偶然。因为这个原因，莫言用尽可能简短的话做了即兴发言。“我是来自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一个农民的儿子，能在这样一个殿堂中领取这样一个巨大的奖项，很像一个童话，但它毫无疑问是一个事实。”他的结束语是：“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文学的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

其实，莫言原来的讲稿是经过精心准备的，瑞典学院也为宾客们准备了英文译本。在他的讲稿原文中，有这样的文字：

“获奖后一个多月的经历，使我认识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巨大的影响和不可撼动的尊严。我一直在冷眼旁观着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一切，这是千载难逢的认识人世的机会，更是一个认清自我的机会。”

“我深知世界上有许多作家有资格甚至比我更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我相信，只要他们坚持写下去，只要他们相信文学是人的光荣也是上帝赋予人的权利，那么，‘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圣经·箴言·第四章》）

“我深知，文学对世界上的政治纷争、经济危机影响甚微，但文学对人的影响却是源远流长。有文学时也许我们认识不到它的重要，但如果没有了文学，人的生活便会粗鄙野蛮。因此，我为自己的职业感到光荣也感到沉重……”

■有人在雪地里裸体奔跑抗议

“诺贝尔晚宴”一直延续到夜里11点多才结束。

在直播“诺贝尔晚宴”的过程中，电视台不仅插播了一些记者在场内外采访宾客或路人的环节，而且还插播了一则有趣的插曲：一个中年男子在斯德哥尔摩街头的雪地上裸奔，被警察追上去按在地上。第二天上网，我才知道，当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正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内举行的时候，一个旅居德国的华裔艺术家在外面寒冷的雪地里赤身裸体地进行抗议。警察过来时，他开始奔跑，还有一个穿着冬衣的华裔诗人也跟着他往前奔跑。据说他们没跑多远，就被当地警察抓到了警车里。那两个人的行为艺术，除了让他们自感悲壮的行动变成滑稽的一幕，其实无损于诺贝尔颁奖之夜的喜悦，至多给盛大的诺贝尔颁奖活动增加一点有趣的花絮，让看到的人感慨这个五颜六色的世界实在是无奇不有而已。

对付老鼠的三种办法

我听了以后很惭愧，觉得自己以前枪杀老鼠的想法残忍、愚昧，房东的办法则是阴险、毒辣，而凯莉的“放生”是最仁慈的方法解决一个最令人心烦的问题。



唐文方 / 文
(美国艾奥瓦大学教授)

枪不用注册。

吃完晚饭，我躲在远处的客厅，把枪架在垫脚的沙发凳上，子弹上了膛，静静地等候耗子的出现。没过多久它们就来了，这回是一家人，一只肥胖的母耗子带了只小崽子。

我决定先干掉那母耗子，没了妈，反正那两个崽子也活不成。我脑子里重复着以前在中国军训时学到的要领，闭起一只眼，三点成一线，屏住呼吸，扣动扳机，啪，随着清脆的枪声，耗子们四处逃窜，纷纷钻回了阴暗的角落，厨房恢复了平静，却不见我的战利品躺在地上抽搐。

后来又试了几次，总是打偏，才发现那枪需要校对，耗子们也学油了，和我比耐心，我实在熬不过它们，只好去睡觉，黑夜就成了它们的天堂。

■办法二：投毒

我去问房东怎么办，房东是位建筑师，他说没有问题，他有耗子药，耗子吃完当时死不了，要回到家后才死，而且是全家一起死，我想这一招儿真够黑的，不知道是谁发明的，既看不到枪打耗子那种血腥的场面，又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

■办法三：放生

一天，我和楼下的邻居说到这件事情。楼下住了两个姑娘，30出头，是一对儿，凯莉与雪莉，她俩做起爱来很疯狂，有时候一整夜一整夜地做，我睡不着觉，又不好意思说，毕竟那是人家在享受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她们可能看出了我的

从前租过一个老房子的顶层，那里曾经是一个仓库，内部没有隔断，是那种通透式的loft，在我之前曾经住过一个画家，画室和居住区连在一起，虽然与传统的居住理念不太相同，但让人觉得挺有特色。

唯一的问题是，那个房子由于老旧，里面有很多耗子。心理学家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肛门强迫症”(anal compulsion)。可能是受了从前“除四害”宣传的洗脑，耗子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阴险、狡猾、肮脏、黑暗，见到它们我心里就会起腻，有一种强烈的恐惧与反感。

每天吃完晚饭，坐下来看电视，就会看到耗子在厨房一带蹿来蹿去，每只都吃得肥肥胖胖，黑乎乎，油腻腻的，商店里卖的鼠夹都太小，根本夹不住它们。

■办法一：枪杀

因为在美国可以随便买枪，我决定去买一把，用来杀耗子。沃尔玛有一个专门卖枪的柜台，里面有大小口径的步枪、猎枪、手枪。看了半天，决定还是买一支气枪。我估摸着气枪的杀伤力虽然不大，但是打耗子应该没有问题，好处是如果打偏了，不会对地板家具造成太大的损坏，而且买这种

心思，有一天凯莉来敲门，说是对不起，她们最近在网上的激情视频生意很火，顾客男女都有，有时候一夜不断，以后她们会尽量小点声音。

凯莉对待老鼠的态度也同样新颖、前卫，并且充满了爱，她告诉我她是用一个笼子，里面放一块奶酪，老鼠进去吃，笼子门自动关闭，老鼠被锁在里面，然后她会开十几里路的车，到郊外将老鼠放生自然。

我听了以后很惭愧，觉得自己以前枪杀老鼠的想法残忍、愚昧，房东的办法则是阴险、毒辣，而凯莉的“放生”是最仁慈的方法解决一个最令人心烦的问题。

这让我想起美国政府对待在阿富汗抓获的中国东突恐怖分子的办法：中国要，美国不给，怕送回去杀了，在美国放生又会遭到国内的反对，于是选择了大洋洲遥远的岛国帕劳。

不过无论是谁，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和亲人，继续生存恐怕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有些人来说，活着倒不如死了痛快。

对老鼠来说，最佳解决办法既不是枪杀和投毒，也不是放生，而应该是共同生存。但是要做到与老鼠共生，得先去看心理医生，治治老鼠肛门强迫症。